

居然想做女皇

妖姬江青傳奇之四

●費雲文

揭劉少奇「醜惡靈魂」

老師們都被鬥了，當時「文革」正處於高潮狀態，任何公開表露對「文革」的不滿，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同情，已經不可能了。而「文革」的打手們，也更加快鬥劉、鬥鄧的腳步。

鬥垮劉少奇，可不簡單。因為劉是中共政權的主席，一向有他的威望和勢力，一般羣衆還不敢對他直接下手。因此，「文革」打手們的辦法，是先從他的妻兒子女着手；同時再羅織、捏造些事實，給他定個罪名，戴了帽子，再發動羣衆，以他的罪名來鬥爭他。

早在一九六六（民國五十五年）年十二月，江青等人就專程到清華大學找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劉的前妻王前所生），江青以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身分，勸她不要「捨後媽、保親爸」，而要徹底的「和家劃清界線」，慫恿她去看生母王前，共同揭發劉少奇的「醜惡靈魂」。

劉濤真的和她的同母弟弟劉允真跑去王前，得到王前的允許和鼓勵，竟然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在清華大學、中南海職工食堂等地方，

張貼大字報，攻擊親爸爸劉少奇。各地「紅衛兵」輾轉翻印散發這一個「兒女向爸爸造反」的文件，很快流傳全國。

同時中南海的「造反隊」也對劉少奇發動攻勢，一面在劉的寓所院牆張貼大標語：「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一面於一月五日晚飯後，大約卅人闖進劉的寓所，勒令劉少奇和他的太太王光美站在走廊門口接受四十分鐘的批鬥，強迫劉少奇當場朗誦「毛澤東語錄」。

六日晚，更用一種調虎離山的巧計，偽稱劉的女兒平平（王光美所生）車禍住院，急等父母簽字動手術，將劉夫婦誘離中南海寓所。當王光美發現情勢不對時，却機智的大叫「不是王光美的人都走」！準備犧牲自己挨鬥，讓劉脫困，劉少奇馬上帶着子女和工作人員離開醫院。王光美則被帶到清華大學接受批鬥，被迫寫下：「四點保證」。

劉少奇回到寓所，立即商請周恩來出面干預，王光美才得在七日凌晨返回家中，但八日起，北京各家「紅衛兵」小報即刊載了「智擒王光美」的經過，那股驕狂氣燄，却使身為「國家元首

」的劉少奇夫婦，如坐針氈却又無可奈何。

一月十日，北京新華書店和運輸公司聯合起來，在天安門廣場火燒所存的全部劉少奇、鄧小平畫像，並且通告全國各地紛紛響應。

十三日深夜，毛澤東召見劉少奇，表面上表示安撫他。但劉少奇已寒心，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錯誤，鄭重其事的提出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等職務，願携妻兒去延安或老家種地，做一個老百姓。毛澤東沒有回答他的辭職問題，也沒有指責他犯錯，只建議他認真的讀書，臨別，還親自送他出門，客氣的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但却並沒有改變「非把劉少奇鬥垮不可」的決心。

當劉少奇一家以為毛澤東一向提倡：「批判從嚴、處理從寬」，也許此事可能就此斂軍。不料不但中南海的「造反隊」，對他家照鬥不誤，越鬥越凶，甚至還把他家的電話線扯斷，斷絕對外聯絡，充斥社會的各家「紅衛兵小報」又搞出「劉少奇十大罪狀」。

接着劉少奇的兒子劉允若（王光美所生）也於二月四日被「公安部」逮捕。

羅織罪名揪鬪毒箭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中共召開黨的「工作會議」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明白指出：「劉少奇是黨內的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且批判劉少奇作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欺人之談的「唯心論」。毛澤東本人顯然也親自出馬批劉少奇，於是社會上立刻出現批判浪潮，將劉少奇的著作，稱為「黑修養」。毛澤東一不做二不休，利用評論「清宮秘史」影片，向劉少奇展開更大規模的精神攻擊。

首先由「紅衛兵」小報指責劉少奇吹捧電影「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自稱是「紅色買辦」。劉看到很悲痛，爲了澄清這件事，特地於三月廿八日寫信給毛澤東，說明他對「清宮秘史」問題的看法，否認「紅衛兵」小報對他的指責。

可是，「紅旗雜誌」却刊出了「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的文章，列出劉少奇八大罪狀，指責他是「假革命、反革命、睡在大家身邊的赫魯雪夫」。「中央廣播電臺」也向全國轉播文章全文。劉少奇當然不服，還想申辯，但他實際上已被軟禁，已申訴無門了。

四月六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衝進了劉少奇的辦公室，勒令他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並且斥令他回答戚本禹指責他的八大罪狀。當面責問他：「爲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傳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背叛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啓事』」。

劉少奇怒不可遏的答辯：「此事經過過黨中央批准，是日軍就要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的權宜之計。」第二天，劉少奇向「造反派」交出一份對「八大罪狀」問題的申辯材料。被抄成「大字報」在中南海張貼。但幾小時後，又被撕掉。

所謂「反共啓事」，在此應當解釋一下。這件事發生在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爲了營救被捕的六十一個共黨（以薄一波爲首）所想的辦法，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幾經進行，自民國廿五年八月到廿六年三月，才得將此六十一人分九批救出監牢，並在「華北日報」和「益世報」刊登此「反共啓事」。對外表示「洗心革面」，實際上重新爲中共工作。居然也會在事隔卅年後，被江青等人羅織爲「叛徒頭子」的罪名。

四月十日，江青等人又發動號稱卅萬「紅衛兵」，將劉的妻子王光美押到清華園，加以批鬥，替王穿上絲襪、高跟鞋、緊身旗袍，戴上事先特製的以乒乓球串成的大項鍊，（此是江青特別報復王光美過去艷裝，比她出鋒頭的措施）另外還拖出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等三百多「走資派」，參加陪鬥。第二天，被「紅衛兵」化裝過的王光美的大幅漫畫、照片，在北京大街小巷到處張貼，盡量醜化王光美。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汪東興，通知劉少奇，傳達中央意見，叫他去北京「建工學院」的「新八一戰鬥團」寫一個檢查。當時

，「建工學院」已經在戚本禹的慫恿之下，組成一個「揪劉前線指揮部」，正準備找碴安排劉的新罪名。劉在檢查中，說明「文革」開始後，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談到他曾去「建工學院」蹲點時，他說：「當時我也通知『文革派』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派戚本禹同志參加」。

這一個檢查報告，又被指責爲是：「假認罪，真反撲的鐵證和宣言書」、「是一枝射向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毒箭」，到處喧騰。

暴力脅迫生死兩難

七月十三日，「八一戰鬥團」到中南海西門紮營，十七日發出「最緊急嚴正聲明」，「勒令劉少奇於七月廿二日零時前和王光美一齊滾出中南海」。北京許多羣衆團體，也開始到中南海西門建立「揪劉基地」。當晚，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小型會議，佈置第二天揪鬥劉少事宜。

十八日晚，北京一百多組織，幾十萬人，在中南海西門召開「揪鬥劉少奇誓師大會」。中南海「造反派」，根據「中央文革」指示，把劉少奇、王光美分別揪到中南海的兩個食堂批鬥，同時還抄了他們的家。會後，劉少奇被押到辦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後院，分別隔離看管，孩子則各回各房，不准互相見面。過去的警衛人員，變成看管人員，還另外加了崗哨。

風聲傳送，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北京以及外

地將近上百個單位的羣衆組織，在奔赴「揪劉火線」的號召下，也到中南海外安營，遊行隊伍絡繹不絕，在中南海西門外，輪流批鬥各省省委第一書記和中央各部部长，向劉少奇示威。

八月五日，是毛澤東搞「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一週年，「中央文革」乘機大做文章，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號稱三百萬人的「誓師大會」。並且在中南海內，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自家宅裏，召開「批鬥大會」。江青的女兒李納也來參加，江青還安排了錄音、照相、拍電影，準備向全國播映。

劉少奇、王光美被押上批鬥台，群眾用暴力脅迫他們低頭彎腰，雙臂後伸，達兩小時之久。劉少奇答辯聲音，根本被口號聲，喊打聲掩蓋打斷。結果，劉少奇被打得鼻青眼腫，腿部受傷，還要向兩幅畫上的「紅衛兵」鞠躬致敬。當他被押回辦公室時，立即叫來機要秘書，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高聲抗議：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重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

八月七日，劉少奇再寫信給毛澤東，書面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等職務，並說明：「我已失去自由」。可是，毛澤東抽打劉少奇的鞭子，並未停止，而各地「揪劉旗幟」越掛越多，「揪劉

戰場」也越打越大。

九月十三日，王光美被捕入獄，孩子們也被趕出中南海。劉少奇自己連束腰的皮帶都被抽走，根本成爲囚犯。江青更加緊的把她們認爲與劉少奇夫婦有關的人員都關進監牢，連廚師郝蘭都不例外。特地定出個「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特務」的罪名。

自此以後，劉少奇百病纏身，在醫療營養兩缺的狀況下，生死不能。

一九六八（民國五十七）年十月，「中共中央第八屆擴大十二次中全會」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決議通過「劉少奇罪狀的審查報告」，確定：「當局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的國民黨反動派走狗。」並且「永遠開除出黨」。

當劉少奇聽到此一廣播，精神崩潰，從此不再講話，身體更趨衰弱。雖然周恩來有點兔死狐悲，還動員了北京醫院的兩名護士去護理劉少奇，但爲時已晚。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以戰爭疏散爲名，把病情危篤的劉少奇，用飛機輸送到開封，拖到十一月十二日六時四十五分，病逝大吉。

王光美，雖說林彪主張判她死刑，但毛澤東却加批：「刀下留人，要留活證」，逃過一劫。

鄧小平則被批鬥爲「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於一九六九（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廿日，與妻子卓琳和年邁繼母，一同被押送到江西，在新建縣望城崗原步兵學校裏的紅磚小房內安身，

受嚴密看管。不久，再被安排到新建縣拖拉機製造廠參加半日勞動，當鉗工，下午在家種菜。

權力欲望日益擴大

劉少奇、鄧小平門垮了，中共的高級領導人物，只有周恩來和林彪了。周恩來一向見風轉舵，從來都是順着毛澤東意見辦事。雖然並不把毛澤東思想當爲口頭禪，但也沒有想取毛而代之的權力野心。所以毛澤東對他並無猜忌之心。

林彪則不同，雖然成天的以毛澤東思想掛帥爲號召，以大力宣揚毛澤東個人崇拜爲階梯，取得毛的信任依賴，藉「文革」運動，取得了中共第二號人物的高位。成爲毛的最親密的戰友，甚至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正通過的黨章裡，堂而皇之的被列爲「接班人」。但他的權力慾望，並不因此滿足，一面私結黨羽，培植勢力；一面想很快接替劉少奇的「國家主席」。

他利用主持軍委會的權力，利用江青、利用「文革」以來的聲勢地位，拉攏集合黃永勝等「四大金剛」，安排他們的職務：黃永勝（解放軍總參謀長兼軍委會辦事組長）、吳法憲（空軍司令員、副參謀總長、軍委會辦事組副組長）、李作鵬（海軍副司令員兼副參謀總長）、邱會作（後勤部部長兼副參謀總長），還有江騰蛟也因爲對林彪忠心耿耿而被升任爲「南京部隊官軍政委」。林的兒子林立果，也安排爲「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吳法憲甚至還宣布一道命令：「今後空軍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匯報，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調動指揮。」連空軍

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和另一位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都當場表示：「今後一切聽林立果副部長指揮調動。」從此以後，作為正式機構的「中央軍委常委會」不再開會，並且停發送各位「老帥」的文電；使「軍委辦事組」在實際上控制了軍隊的領導權。

林彪第一個權力慾望，就是除了現有的主持軍委和黨的副主席以外，再在國家的職務上兼任「國家主席」。他希望能通過「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選主席。

然而，毛澤東却有他的想法，於一九七〇（五十九）年三月，提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修改憲法的意見時，建議不設「國家主席」。

林彪却未能見微知著，反而於四月十日，提出設立「國家主席」的意見，並建議由毛澤東擔任。第二天，毛却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有種斷然拒絕的意味。

林彪還不死心，當年七月，他利用陳伯達宣傳「天才論」，再由黃永勝等人加以引伸，到處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毛澤東「最光輝的助手」。

炸平廬山停止地轉

八月廿三日，「中共第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由毛澤東主持。林彪以「副統帥」和「接班人」地位第一個發言，不願會議議程，以歌頌毛主席為幌子，大談「天才」問題，提出要設「國家主席」。當天晚上，「中央政治局」開會

，本是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問題。吳法憲却不依會議議程，提出「全會學習林彪的講話」。

第二天，在林彪統一指揮下，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葉群（林彪的妻子）等人，分別在各組宣講由陳伯達選編，經過林彪審定的馬（馬克斯）恩（恩格斯）列（列寧）史（史大林）「稱天才」材料，一面歌頌「毛澤東」，一面主張在憲法中保有「設國家主席」一條。接着在會議上散發「華北組」會議的第二號簡報（即全會第六號簡報），刊出陳伯達推崇林彪，堅持要設立「國家主席」的發言。王洪文也在「上海小組」上稱贊林彪的講話：「林彪主席講話非常重要，給我們敲響了鐘聲，不承認天才，就是不承認毛主席的正確領導。」

林彪這套霸王硬上弓的辦法，以吹捧毛澤東為「天才」（他自己也是天才）為掩飾，妄想達到「設立國家主席」的願望。當然使毛生氣，而且也有了戒心。於是立即親自出面加以阻止。廿五日，毛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停止討論林彪廿三日會議上的「講話」，收回「華北組」會議的第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檢討。並且由毛找林談話，周恩來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要他們向「中共中央」作檢討。他們在「組」的會議簡報不准發出，發言紀錄也被收回。王洪文一看不妙，乘風轉舵的將已經準備好的替林彪捧場的發言稿，改成批判陳伯達「天才論」的內容。

八月卅一日，毛澤東寫了個「我有一點意見」，露骨的指責林彪他們「論天才」、「設國家

主席」這套：「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根據他這一表態，「九屆二中全會」，決定審查批判陳伯達。雖然毛曾表示「對林還是要保」，沒有公開進行批判林彪；但是，大家都可明白林的「親密戰友」，成為「失寵戰友」了。

林彪當然明白毛澤東的個性和作風，既然已經鬧僵了，他是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還會找機會批鬥下去，劉少奇就是個好例子。於是，他決定文的搞不通，來武的，用武力搞政變，謀殺毛澤東；為了奪權，也為了自保。

果然，毛對林的鬥爭，逐步加緊了。除了十月十五日在葉群的檢討書上明白批示說出他的心態：「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接着十二月廿二日，指示周恩來召開黨中央的「華北會議」，批判陳伯達，次（一九七一）年一月廿四日，再宣布改組原由林彪嚴密控制的「北京軍區」。並決定各級黨的領導機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由毛澤東親自領導。

聯合艦隊企圖政變

林彪發動武裝政變的機構，代號為「聯合艦隊」，由林立果為「司令官」，也給毛澤東搞個代號叫「B—15工程」；如何着力進行，必須有一個計畫，就叫「五七一工程」。確定上海以王維國為「頭」，南京以周建平為「頭」，杭州以陳勵耘為「頭」，以江騰蛟為第一線指揮；由他「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同時對「五七一工程」的警衛、訓練、物質、情報也作了計畫

，積極進行部署。

一九七一年（民國六十）年三月，在上海秘密組織「新華一村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和駕駛車輛等訓練，由王維國、江騰蛟直接領導；裝備有最新型的武器，作為進行捍衛和突擊的特務部隊。

另在北京、上海、廣州、北戴河等地設立十多處秘密情報據點，從事情報活動；還在北戴河建立一個直升飛機場，在河面上進行水陸兩用汽車的駕駛訓練。

四月，黨中央根據毛的指示，派人參加「軍委辦事組」，打破過去一直由林彪一夥人包辦「軍委辦事組」的局面。並於四月十五日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討論吳法憲、黃永勝、葉羣、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書面檢討。有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的架勢。

林彪發現情勢不利，連忙從北戴河趕回北京，穩住吳法憲等人的情緒；一面由葉羣出面，聯絡江青，對她採低姿態卑躬屈膝，想利用她來穩住當時他們在政治上搞權力競爭的張春橋等人；並且希望通過她對毛澤東影響，緩和一下毛、林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江青除了大言不慚的表示：「這次你們不聽我們的話，所以才犯了錯誤。可是咱們畢竟是戰友，當年打倒劉少奇，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並肩作戰過。對你們的錯誤，我不計較，小張也不會計較。以後，你們聽我的就好了。」還說：「很久沒見到林彪副主席了，很想去看看他！」但她卻無法在「緩和毛、林緊張關係」上發生任何作用。

林彪他們搞政變的秘密活動，日益頻繁，林立果還跑到廣州，替林彪找根據地，留後路，準備「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首長（他們對林彪的稱呼）到香港遙遙指揮」。

毛澤東也警覺到可能出現的危機，除了加強利用宣傳工具批鬥黃永勝一夥，並且號召全黨「要警惕現在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人物（暗指林彪）」外；於八月十四日離京南巡，先到武漢，與湖北、河南等地黨政軍負責人多次談話，指責林彪他們在廬山會議的表現是「有計畫、有組織、有綱領的」、「有人急於要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要奪權」、「林彪當然要負一些責任」。甚至他也想到林彪可能搞武裝奪權，居然毫不隱諱的表示：「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够指揮解放軍造反。」接着他又去長沙、南昌，分別接見湖南、廣西、廣東、江西、江蘇、福建等地黨、政、軍負責人，作同樣的談話，表示他的立場，拆穿林彪的陰謀。

林彪得到此一情報，依照中共鬥爭慣例，等到毛回北京主持九月份召開的「三中全會」時，林彪一定被批鬥出局。於是，他覺得先下手為強，決定乘毛此次南下歸途，暗下毒手。於九月八日，親下手令給林立果、周宇馳，計畫在上海下手，用新型火器，射炸毛的專車。上海得手，立即在北京響應，以王飛率領的空军直屬警衛營攻打「釣魚臺」。

可是，在杭州的毛澤東，好像心血來潮，於九月八日午夜，突然下令將停在寬橋機場附近的

火車列車立即轉移，十日下午三時，又突然下令把車調回，立即駛往上海。但却改變既定的行程，稍作停留，召見由南京趕來的許世友後，當天下午就離開上海，奔回北京。

林彪之女大義滅親

此一突變，使林立果、周宇馳的計畫行動，措手不及，消息傳到正在北戴河等候消息的林彪，知道謀殺毛的計畫失敗了，但仍然按照「五七一工程記要」的設想，逃往廣州，另立「中央」，與毛對立。與林立果、周宇馳等商定安排飛機八架，南逃廣州。為了掩護他們的行動，特於十二日下午六時，在北戴河為女兒林立衡舉行訂婚典禮。並且還放映電影，把一些妨碍手脚的人士，調虎離山的趕進電影場，使他們好收拾逃亡。

可是，當訂婚儀式時，林立衡對葉羣、林立果極為不正常的表現，感到奇怪；佈置為她服務的人員，竊聽林彪、林立果談話內容。知道內幕。她居然搞出「大義滅親」，透過八三一部隊，向周恩來檢舉，（當時毛的火車尚停在豐臺車站，毛正召集一些人談話）。

周恩來當即下令「中央警衛局」轉知警衛部隊，密切注意林彪等人的行動，一面電話吳法憲，查詢空军一架三叉戟飛機飛到山海關機場的動機？一層層的追上去，只好由葉羣電話周恩來，說是林副主席要用一下。周恩來立即打電話給管理山海關機場的李作鵬：「停在山海關機場的二五六號專機不要動。如果要動，必須有我（周自稱）、黃永勝、吳法憲和你（指李作鵬）四個人

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李作鵬本是林彪一夥的當然不願照本宣科，妨碍林彪的逃亡大計；乃將此一電令動了手脚，改為：「四個首長中一個首長指示飛，才放飛」。

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事實發展至此，南逃廣州，已辦不到了，只好臨時想到逃往蘇聯。於十六日凌晨零點廿分，衝過警衛部隊的阻攔，趕到山海關機場，在李作鵬的掩護方便之下，強行登機，勉強飛去。

周恩來接到消息，立即下令關閉全國所有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雷達全面監視天空，林彪的飛機，於十三日凌晨一時五十分，飛越中國國境，進入外蒙古上空。周恩來知道毛澤東已經回到北京，連忙跑去向他報告，毛却輕鬆的如釋重負說出他的俏皮話：「天要下雨，要嫁人，由他去吧！」

林彪的飛機，雖然安然飛離國境，但却於四十分鐘後失事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機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林彪一死，與他相關的人物，自然難逃悲慘的下場了。

要把批孔變作批周

林彪一死，對毛澤東來說，雖然除去一個最危險的隱患，但身上也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多少年來，一直捧毛，替他搞「個人崇拜」；並且已經被稱為「最親密戰友，接班人」的人，居然為了個「國家主席」的問題，跟他抬槓在先，甚至想置他於死地。這太使他寒心了。老一輩的

快鬥光了，究竟誰才是最可靠的人呢？同時從「文革」開始到林彪之死，多年來社會大亂，農村更見凋敝，經濟更見枯竭；也得有個調節復甦的辦法。因此，他作了若干善後措施。十月三日，在黨務上，透過「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專案組」，展開全國的「批林整風」運動，在軍事上，他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另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並且為「老帥」們平反；在政治上，則增加對周恩來的信任，讓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來乃於自一九七二（民國六十一年）元旦起，先為發展經濟、發展生產、發展教育製造輿論，主張「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鍊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不僅要解放他們，還要加以正確使用」，於是陳雲、王震、滕代遠等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老幹部，都恢復了名譽，參加了整頓復甦的工作。

江青一夥人，在「文革」時本是和林彪親密合作的，現在除了陳伯達因為替林彪在廬山會議中搞文宣，被批鬥清除外，其餘的人，當未受到牽連。但一般人仍難免有著「另眼相看」、「議論紛紛」。於是，江青居然傳出流言，說她也是受害者，林彪曾經兩次想藉醫療事故殺害她。

五月，周恩來體檢，發現患有早期癌症。江青一夥，即為「接班國務院」作出預謀，開始利用種種問題，與周為難，打擊他的威信。周以為「批林」就是「反左」；江青等人偏說是「反右」，甚至讓毛澤東親自表示「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並且多方

活動，結黨營私，和周打對臺。甚至為反對而反對，為反對周恩來推行「整頓」政策，大造輿論，大肆進行攻擊。

先是，一九六六（民國五十五年）年，毛澤東曾給江青寫信，廣泛組織學習討論。江青的夥伴，却利用江青對書信的解釋，宣傳江青與毛澤東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特殊關係，為江青掌握最高權力製造輿論。並且在全國各地培植幹部，收羅黨羽。

江青一夥利用「反右」，和常常能和毛接觸的機會，談起在林彪住處搜集到林彪研究「孔孟之道」的材料，影射毛澤東於一九七三（民國六十二年）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中，提出「批孔」問題，並於七月四日，與王洪文、張春橋談「批孔」問題，以為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江青等人就利用「批孔」大做文章，影射周恩來，想把「批孔」變成「批周」。

整頓工作老幹抬頭

一九七三年八月廿四日至廿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江青一夥人四處活動，把他們培植收羅的幹部，都扶上「代表」的地位。周恩來在大會作政治報告，（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毛澤東審定），王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強調：要培養接班人的內容，要「着重工人、貧下中農選拔優秀分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為江青安插親信黨羽，提出根據。

選舉中委的結果：王洪文、康生當選為「中

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進入「政治局」為常委，姚文元、江青都是「政治局」委員。與江青有關係的人都安排為中央委員，江青所培植的朱克家、王洪文培植的張國權、汪湘君、陳佩珍等人都安排為候補委員。「四人幫」的黨派有了成形的基礎了。

主張男妾女魔被斥

江青搞體黨「反周」，想取而代之；但毛澤東却另有打算，他根據鄧小平自己的請求（兩次寫信給毛，仍願為黨國效勞），和周恩來的關說，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即透過「中共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八月的「十大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鄧的倡議下，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大軍區司令員互調的建議，批評「政治局不議政、军委不議軍」，提議由鄧小平參加军委，兼任總參謀長。十二月廿二日，「中央军委」發佈命令，將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從此，鄧小平逐步加入在周恩來全面領導下，整頓國家的工作行列。

但江青等人却激進蠻幹的為「登基」而努力。一九七四（民國六十三）年六月，當江青一夥人搞「批儒尊法」時，批判林彪、劉少奇是「尊儒反法」，並且影射周恩來等人。江青跑到天津，自誇是法家的女中豪傑。竟然恬不知耻的公開宣講：「女人！可以有面首。也就是女人除了丈夫之外，可以有男妾。」她這話一出，夥伴們紛紛利用所掌握的宣傳工具，大為贊揚呂后、武則

天採用「法治路線」的貢獻；「把那些反動腐朽的代表人物罷黜或者鎮壓掉了，表現出她在政治上的魄力。」為江青當女皇造勢哄抬，吹捧她為「最傑出的女政治家」。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夥的活動，引起當時中共最高階層人物的紛紛議論；也多少干擾破壞周恩來領導的整頓工作，毛澤東了解此情況，乃於七月十七日，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要注意。」同時，也批評王、張、姚說：「她江青算上海幫吧？你們要注意，不要搞四人小宗派。」並且鄭重否認江青代表他，「她只代表她自己」。

可是，這種警告並沒有使江青他們掩旗息鼓，仍然肆無忌憚的搞他們「反周篡權」的活動；江青仍然做她的當女皇、「稱制臨決」的美夢。由於周恩來病情惡化住院，為了維持國務院的工作運作正常，需增設一個第一副總理，毛澤東屬意鄧小平，（由毛的貼身女秘書張玉鳳電話王洪文，傳達此意）但為江青一夥人堅決反對。於是乘十月十七日「政治局會議」上，突然提出個「風慶輪」事件，攻擊周恩來，指責鄧小平。所謂「風慶輪」事件，是一九六四（民國五十三）年的事，周恩來為了盡速發展遠洋運輸事業，決定自己造船與向外國買船並舉的政策，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十年後（一九七四）年初，「風慶輪」裝組完成出遠洋試航。江青等却借題發揮，批判是「崇洋賣國」，以李鴻章影射周恩來

。硬說是：「在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國務院中有買辦階段思想的人專我們的政。」

要官要權毛也寒心

鄧小平當然不服，展開激烈的爭辯，和江青爭吵，以「進行調查」拂袖而去，結果此會不歡而散，沒有結論。當晚，江青在釣魚臺十七號樓她的寓所，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密商，決定派王洪文去向正在長沙的毛澤東告狀，先下手為強的誣告周恩來、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說出「鄧小平如何跋扈、周恩來在醫院不是真正養病，晝夜找人去密談，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常常和他在一起搞串聯，好像林彪樣的一定有陰謀」；一面吹捧：「張春橋如何有能力，姚文元如何愛讀書、有才氣，江青如何高明……」。

可是，毛澤東還是相信周恩來的，不聽這一套，反而批判王洪文：「有意見當面談，這樣搞不好，你們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勸王洪文回京後有事找周恩來和葉劍英談談。」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還得當毛面作了自我批評。

江青還不死心，又兩次接見經常陪伴毛澤東接見外賓時的翻譯王海容、唐聞生，叫他們再次向毛澤東告狀，攻擊周恩來。王、唐不但當面拒絕，反而去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即叫王、唐向毛報告江青等四人有計劃的鬥爭周、鄧的情況。毛聽了很生氣，以為「風慶輪」只是件小事，已經解決，怎可如此胡鬧？也叫王、唐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面作批示，並且

明白指示即將召開的「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人代會）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問題由周恩來和王洪文一起管。

江青一夥一意孤行，自十月到十一月中旬，不但在報刊上發表了幾十萬字有關「風慶輪」的文章；同時還以新聞和文藝各種方式，大肆影射宣傳，仍然要「非搞掉周恩來這個儒家不可」。

爲了從「四屆人代會」中得到好處，江青一夥盡量把他們在各地的黨羽列入人民代表，搞出個廿一名部長備選名單，想透過大會，掌握政府重要部門的領導權。江青甚至向毛澤東指名要官、要權，還利用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轉達：「由王洪文任副委員長，排名在朱德、董必武之後」。毛澤東不以爲然，一面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臺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一面對王海容、唐聞生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主席。」

江青知道「大事難成」，再以怨婦姿態，向毛發牢騷，說什麼：「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麼工作，目前更甚。」毛澤東回答她，叫她多研究國內外動態。對她「牝雞司晨」的妄想，已經相當警覺了。

毛知死後她必鬧事

十二月，王洪文再次去長沙見毛澤東，再度提出多擢用「四人幫」幹部的事。毛澤東再度當面警告他：「你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

宗派要摔跤的。」當月廿三日，周恩來帶病去長沙，與毛共商黨國大計，毛當面讚許鄧小平人才難得。周回北京後，「中共中央」即於一九七五（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五日，任命鄧小平爲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上有了軍權。

一月八日到十日，「中共中央」召開黨的「十屆二中全會」，由周恩來主持，選舉鄧小平爲黨的「中央副主席」兼「中政治局常委」。以及仍由周恩來爲「國務院總理」，負責籌備「四屆人大」。接着「四屆人大」召開，雖然「四人幫」的王秀玲、朱克家、陳阿大、李慶霖、張鐵生、浩亮等人，都選爲「人大常委」，但委員長仍爲朱德，王洪文並沒有選上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仍爲周恩來，鄧小平爲副總理。會後，周即因病住院，由鄧小平主持黨政日常工作。顯而易見，鄧小平身兼黨、政、軍三方面要職，掌握實權，將是周和毛的新「接班人」。而江青的「組閣篡權」的圖謀，失敗了。

但是，江青不甘心，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去，大發雌威的批評「中共中央」安排人事的不當，要王、唐務必轉報毛澤東。毛聽到後，不禁感歎說：「她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真是「知妻莫若夫」，一句話，預測到她的終身了。

施放流彈伺機反撲

「四屆人大」閉幕，江青一夥不甘心，又於

一九七五（民國六十四）年二月，搞出個「反對經驗主義」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來，利用宣傳工具，製造反對周恩來和鄧小平的輿論。江青本人也到處宣傳：「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姚文元等「寫作班子」也發表很多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張春橋還提出個「打土圍子」的口號，一時又鬧得烏煙瘴氣。毛澤東了解她們的企圖，相當惱怒。因爲大陸經過八年多「文革」，又經過「林彪事件」，需要整頓安定，不宜層出不窮搞批鬥運動了。所以他不能坐視對「經驗主義」批判的過於膨脹。一面批評姚文元「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一面於四月廿七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叫江青作口頭自我批評。

五月三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不但批評：「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的作法；而且再對『四人幫』加以警告，他說：『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叫你們不要搞了，爲什麼照樣搞啊？爲什麼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江青就是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因爲經驗不多。」

「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也不要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

說了還不完，還要江青他們自己作書面檢查。江青雖然會後生氣，但爲了顧全毛的威信，又不敢不照辦。當六月廿八日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忍氣吞聲的提出她的書面檢查，她說：「我在四月廿七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過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志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時還轉不過來。經過思想鬥爭，我倒認爲會議基本上開得好，政治局比過去團結了。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爲什麼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上是從不讓步的。」

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表面上也承認有若干錯誤。張春橋還寫明白：「主席關於不搞四人幫的指示，一定堅決照辦，並盡可能做好團結工作；至少不給主席增加負擔。」

江青一夥受到這次打擊，稍微收斂一些；但要搞掉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決心並未改變；一面利用批判「水滸」傳小說和「海霞」影片等題目，影射攻擊，對周恩來施放流彈外；一面由王洪文在他的勢力基地上海，加強擴大編組「民兵部隊」，配發武器，加緊訓練。作爲篡奪權力的武裝力量，隨時伺機反撲。

反擊右傾圖爭路線

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們的機會來了。

毛澤東因爲身體不好，精神減退，不能事必躬親的下達命令，找人談話；而把他的姪子毛遠

新從東北調來當他的聯絡員，負承轉內外的重大責任，江青馬上和他勾結，對外，她打着毛澤東的旗號，到處騙取威信；既不向毛澤東請示，又不匯報，一貫封鎖消息，許多重要文件不呈報毛澤東閱看，有人向毛匯報情況，她污蔑爲「打小報告」或「告狀」。對毛澤東，毛遠新却利用他的特殊身分，向毛澤東作歪曲事實的情況匯報，往往使毛澤東得不到事實的全面實況。就在此情況之下，對鄧小平施放冷箭：「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並且利用鄧小平等人處理清華大學遲羣一事（遲羣本是八三四一部隊——毛的警衛部隊——宣傳科的副科長，文革時，紅了起來，由毛澤東親自提名，派往清華大學，擔任黨委書記，與江青往來密切）爲例，向毛澤東進讒言，毛遠新說：「遲羣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堅決的，十個指頭七個還是好的。」（此話暗示鄧等打擊遲羣，是因爲他和江青等人有密切關係，是否定文革的成就。

這話讓毛澤東聽進去了，肯定了毛遠新的看法，批評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一部份老幹部說：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一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遲羣不能走，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他們罵遲羣，實際上就是反對我，他們不敢，就把氣發在遲羣身上。」

同時，毛澤東以批示，公開支持遲羣。另一方面，病體垂危的康生，也趁鄧小平不在北京之時，親向毛澤東進讒言，說：「鄧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十一月三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對遲羣問題的批示，開始進行：「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四人幫」乘機煽火，八日，張春橋即以整頓教育的談話，開上一炮：

「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麼人？我寧可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

不久，「四人幫」又把在上海的幹部召到北京開會，王洪文又搞了幾頂帽子：「鄧小平是還鄉團的總團長，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是分團長。」公開指責鄧小平。

十二月四日，「人民日報」轉載，「四人幫」在「紅旗雜誌」發表的文章，把「教育部長」周榮鑫根據鄧小平積極着手整頓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所作的講話，說成是「教育界的怪論」，並且有意將「教育戰線上的爭論」說成「是當前社會上兩個階段、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組織部份」，直接向周恩來、鄧小平攻擊。於是以「教育大辨論」爲起點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就越來越搞得起勁了。（未完）